

非戰之罪：研究評鑑制度下台灣社會學學術專書論著之困境

張天心^a 林奇秀^{b*}

摘要

人文與社會科學向來重視學術專書，但近年因研究評鑑大幅強調期刊論文，對人社學科的專書生產已經造成壓抑。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來了解 14 位有專書論著經驗的社會學學者對專書及研究評鑑的看法，包含專書對社會學的價值與貢獻、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對社會學造成的影響、專書寫作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以及可能的改善之道。基於受訪者意見，本文也深入討論了專書寫作歷程考核與專書評鑑的本質性問題，期能作為未來評鑑制度改善之參考。

關鍵詞：研究評鑑，學術專書，學術寫作與出版，台灣社會學

壹、前言

2003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2002 年大學、技職院校 SCI、SSCI 與 EI 論文總篇數發表統計」，依統計結果，SCI、SSCI 與 EI 三類指標的期刊論文篇數排名，由台灣大學位居榜首，成功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分居二至四名，但政治大學卻排在第 48 名，引發極大爭議（孟祥傑，2003）。研究評鑑攸關高教資源的挹注與分配，但過度仰賴量化評鑑指標，特別是以科學期刊論文的引文數據為基礎時，對人文與社會科學就會產生壓迫與排擠。2004 年 9 月 25、26 日，台灣人文與社科學界召開「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與會者對當時的學術體制提出諸多批判和反思。其中一項呼籲，就是認清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的調性不同，研究評鑑也應依學科特性設計，不宜以 SSCI 或 TSSCI 等引文指標為單一或獨大的依據（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6）。

^a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研究生

^b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 通訊作者：chishioulin@ntu.edu.tw

2017/02/15 投稿；2017/05/01 修訂；2017/05/23 接受

研究評鑑 (research evaluation) 其實是學術評鑑 (academic evaluation) 裡的一環，後者包含學術活動的總體評鑑，但前者通常僅聚焦於研究表現與成果的評估。而仰賴研究產出如期刊論文的評鑑方式，更主宰了當前各類研究評鑑，因為論文數量可計算，亦可透過引用狀況來計算論文的影響力，具體數據能讓此類評鑑顯得比較客觀公平 (Huang, 2011)。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之處，在於其研究主題與文化體系及社會環境高度相關，區域特性相當明顯；此外，在學術發表上，採用母語論述，不以英語出版的著作數量非常多，論著形式也不僅限於期刊論文，期刊論文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出版形式 (黃慕萱、張郁蔚, 2006; Huang & Chang, 2008; Nederhof, 2006)。換言之，如果研究評鑑以 SCI 或 SSCI 等國際期刊引文資料庫的數據為基礎，人社學術的產量表現、引用表現、或所謂「國際化程度」，絕對會顯得不如自然科學。但在期刊引文掛帥的評鑑風潮下，人社學術的成就與影響就會持續地被低估，這對人社學術的整體發展，或以人社為主的學術機構而言，格外不利。

學術專書為人社學術的重要出版品形式，與期刊論文相較之下，專書篇幅長，可分章節開展論述，較能全面、周延、且有系統地傳達一位學者對特定議題的深度辯證與研究成果。人文學術與若干傳統的社會科學領域如社會學，均有重視「經典」的傳統，通常能達致經典地位的文獻，均為專書，而且，專書的文獻半衰期通常比期刊論文更為長久，能建立學術詮釋體系，也較能觸及到其他領域或學院之外的社會大眾，對學術推廣與文化傳承有莫大助益 (鄧育仁, 2012)。換言之，專書寫作對人社學科而言，是一種值得推動與鼓勵的產出形式；然而，目前的學術評鑑研究中，缺乏專書作為研究產出形式的探討。而台灣過去十餘年來，在期刊掛帥的評鑑風潮下，學者的專書產出成就與專書評鑑的方法，都相對被忽略，這些問題實有待深入研究，以期促成我國學術評鑑之健全與多元。

本研究探討在當前期刊掛帥的研究評鑑體制中，社會學領域的專書論著問題。選擇社會學的原因，是因為在各類社會科學學科中，該領域特別具有重視專書的傳統 (蘇國賢、呂妙芬、章英華、黃寬重, 2013)，但同時期刊論文也是重要產

出形式 (Huang & Chang, 2008)，且後者近年來在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下，重要性大幅提升，已排擠到專書的論著與出版。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來瞭解 14 位任職於公私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且具有專書出版經驗的社會學學者，對於專書與期刊論文看法，並探討在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對專書寫作與出版造成哪些困難。透過訪談資料的歸納分析，本文將依序說明專書作為一種研究產出形式，對社會學的意義與價值、當前評鑑制度對專書論著帶來哪些負面影響、學者實際會遭遇到哪些專書寫作與出版的困境、以及對制度改善的建議等。期能對國內社會學學術專書生產、知識發展、以及評鑑制度之改革，提供省思與幫助。

貳、專書論著與研究評鑑

近年來，無論國內外高等教育與科研機構都重視研究產出，學者們面臨學術發表的壓力，有所謂「不出版就失業」(publish or perish)之說。具體而言，學者在學術生涯中必須面臨的研究評鑑，包含個人的升遷、獎酬、以及爭取研究經費補助等，研究產出對評鑑結果的影響舉足輕重。

研究產出的形式非常多元，且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領域的論著形式大不相同，在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中比較接近「硬科學」的學科如經濟、心理、圖書資訊學等，幾乎是全面或大幅仰賴期刊論文；但在其他人文與社會學科中，專書則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黃慕萱、張郁蔚，2006；Huang & Chang, 2008)。Cronin 與 La Barre (2004) 曾對美國 151 所大學的 166 間文學和語言學院進行調查，分析教授升等辦法的內容，發現在多數人社學院中，學術專書的出版仍是獲取終生教職的必備條件。吳紹群 (2010) 研究台灣的人文學學術傳播，也發現專書是基本的傳播媒介，升等是驅動人文學者從事論著的重要趨力。

雖然專書對社會與人文學科具有重要性，但當代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在理工學門強勢主導下，大幅傾向期刊為主的評鑑，忽略了社會學科的特殊性，導致專書產出受挫 (黃厚銘，2005)，另一方面，早期人社領域裡的若干積弊，例如學者透過自費或尋求熟識出版社出書，但品質缺乏控制檢驗，也深被學界詬病，導

致後來學術評鑑大幅傾向具有同儕審查制度的期刊論文（黃厚銘，2011），在這種狀況下，專書論著很難不受貶抑。蘇國賢等（2013）曾訪談 86 位社會科學學者，多數認可專書是重要的研究產出形式，其中也有 53 人（62%）表示願意從事專書論著，但實際已有出版者僅 27 人（31%）。進一步深入訪談後發現，學者延後寫專書的原因，可歸結為七點：1. 誘因太低：學校給予專書的認可（點數）太低，寧可把重心放在寫作期刊論文；2. 國科會計畫權重日增；3. 沒有時間：台灣學術社群小，學術事務多，加上目前評鑑頻率過高，導致學者無法投入長時間寫作專書；4. 評鑑頻率過高：學校等機關每季或每年都要結算研究成果，不利於專書寫作；5. 升等年限的限制，年輕教授不敢貿然投入專書撰寫；6. 專書審查機制未完善建立，各出版社的審查嚴謹不同，專書審查標準未建立；7. 專書流通不廣。

學者任職單位評鑑與獎勵辦法會影響學者的任免、升遷、報酬和聲譽，進而影響學者的學術活動與研究發表形式。首先，在攸關就業穩定與職級位階的升等方面，蘇國賢等（2013）曾分析國內 114 所大專院校共 204 種校、院級教師升等辦法，其中，在 104 個校級升等辦法中，只有 37% 提到專書；在 100 個院級辦法中則有 57% 提到專書。另外只有 13% 的校級辦法與 45% 的院級辦法具有關於專書的獨立條文和項目。他們進一步觀察這些對專書詳加規定的辦法，發現「這些辦法不是直接把專書轉換成 1~4 篇不等的期刊篇數，就是利用記點制的方式將專書換成點數。」換言之，專書的貢獻與價值，在評鑑時都是以期刊論文為基本單位在換算，專書作為一種產出形式，其主體性與特殊性均難彰顯，完全臣服於期刊論文之下，當前的評鑑思維，等於是全面採取了期刊論文的篇數計算與價值換算。以「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103 年 3 月 14 日第 106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為例，如為第一級期刊，每篇即可核計 40 分，但經審查且須檢附匿名審查證明的專書，每冊僅能核計 50 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2014b）。

在研究表現獎勵部分亦然。蘇國賢等（2013）分析 99 個學校共 114 種學術

獎勵辦法，發現近三成的辦法專對期刊論文進行獎勵，卻僅有 4% 的辦法針對專書獎勵（包含名為「專書出版補助」或「專書出版獎勵」者）。其調查也發現，專書的平均獎勵金額比一篇 SSCI 論文來得低：一篇 SSCI 論文的平均獎金有 50,205 元（此為 75 所學校的平均金額，標準差為 38,539 元），但一本專書的平均獎勵金額只有 48,395 元（此為 43 所學校的平均金額，標準差為 65,126 元）。專書平均獲獎金額不但低，而且標準差極大，部分學校甚至完全不獎助專書。這些現象凸顯出專書論著在當代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中的困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是為了探討在當前評鑑文化下，從事專書論著的社會學學者為何堅持寫書，其在論著過程中遭遇哪些困境，且對改善專書寫作與學者評鑑上有哪些建議。因此，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法選擇已有專書出版經驗、且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各大專院校的社會學學者。本研究參酌 Chodorow (1999, as cited in Williams, 2009) 對專書的定義，瀏覽服務於上述機構的學者網站，確認其是否出版長篇且針對縮限主題進行詳細論述的學術著作，但不包含翻譯著作、大專教科書、由個別論文組成的合集，同時也排除由學位論文改寫的專書，以確保受訪者的專書論著經驗是發生於就任學術職之後的經驗。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自 2015 年 8 月至 11 月底止，共訪談 14 位社會學學者，其中 6 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8 位任職於台灣各大專院校社會學系所（基本資料如表 1），其中，大學受訪者分別來自五所國立大學與一所私立大學，這些大學的社會系所在國內均負盛名，但相對而言，本文的資料在凸顯他校或任職於通識中心的社會學教師的出版經驗上，可能較有侷限。

每次訪談的時間介於 1~1.5 小時，訪談問題如表 2。訪談內容均逐字抄錄，後續再依據研究問題進行內容歸納與比較，形成研究結果。後文中引註訪談內容，已在不影響受訪者原意下，適度刪除或修改冗字贅句與過分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以求表意清晰明確。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機構	編號	職級	博士畢業年份	專書出版數量
中央研究院	A1	副研究員	2008	1
	A2	研究員	1989	4
	A3	研究員	1982	3
	A4	研究員	1998	2
	A5	研究員	1990	4
	A6	副研究員	2006	1
大專院校	B1	教授	1988	7
	B2	教授	2000	3
	B3	教授	1990	3
	B4	副教授	2010	1
	B5	副教授	2002	2
	B6	教授	1987	1
	B7	教授	1991	7
	B8	教授	2005	1

表 2. 訪談問題

研究目的：了解社會學學者專書論著的訴求與經驗

1. 近年來高教評鑑對學者的獎勵與升遷，都大幅鼓勵學者發表期刊論文，您覺得這對社會學學者撰寫學術專書（係指具有原創性的研究論著，不含教科書或科普型讀物）帶來了什麼影響？您個人在從事專書論著與出版，受到哪些影響？
2. 您選擇繼續從事專書論述的原因為何？在撰寫與出版過程中曾遭遇哪些問題？如何克服這些問題狀況？

研究目的：了解社會學學者對學術專書評鑑的看法與建議

1. 從您自身的專書審查經驗來看（包含自己的專書送審及擔任專書審查者的經驗），您覺得專書審查的問題與困難為何？專書審查與期刊論文審查哪些不同之處？
2. 對社會學學門來說，學術專書的審查制度應該怎麼建立，才能達到合理、公正、且有利於

學術發展的效果？

3. 整體而言，您覺得對社會學而言，高教科研的評鑑制度，乃至於社會學學門內的升等、獎勵、計畫獎助制度等，應如何建立，才能符合社會學學者的論著特徵，也才能鼓勵社會學學者必要且合適的發表方式？
-

肆、研究發現

一、專書對社會學領域的意義與價值

A5、B2、B7 等指出，社會學學者大部分都認同專書，因為社會學的發展即是奠基在重要的理論專著上，且相較於其他社會學科，社會學向來重視「經典」。

就像韋伯，[如果]沒有《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這本書、馬克思沒有寫《資本論》、齊默爾沒有寫《貨幣哲學》、涂爾幹沒有寫《分工論》，那請問我們今天怎麼認識整個社會學這一門知識？（受訪者 B7）

我們很早以前在受教育的時候，老師們都一直在強調[專書的重要性]，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如果能寫專書，那就是一個重要的榮譽……這個可能也是社會學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據我所知，政治學門或經濟學門，他們在養成的過程中，就是把你變成一個 paper machine，就是拼命發論文，比較不會強調專書的重要性。（受訪者 B4）

A2 與 B4 指出，即便在高度重視期刊論文的今日，社會學領域內對學者撰述專書，依然是鼓勵與支持的。

我過去在還沒進學界之前，以為學界是鐵板一塊，大家只注重期刊論文，[但]進學界以後，發現不是這樣子的，其實大家都認識專書的重要性，至少在學門內，你跟社會學家彼此談的時候，這不是問題的……大家寫專書都是被祝福的，而且寫出好的專書在學術圈內會立刻擴散開來，而且很快的就有一些其他的機會。（受訪者 B4）

綜合來說，受訪者認為專書對社會學而言具有以下的獨特意義與價值，這也

是他們在當前以期刊論文為重的評鑑制度下，仍致力從事專書論述的原因：

(一) 專書較能促成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與本土化

A2、B2、B3、B6、B7 等認為期刊論文囿於篇幅，只能討論或修正理論；專書論著比較能創造理論，建構完整的知識體系。A2、B3 與 B7 進而強調專書對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性，如果學術論述大幅傾向期刊論文寫作，那麼，知識恐難積累與深化，也將欠缺本土性與持續性。

社會學的本土化需要更多專書寫作來奠基……在今天，我仍然會堅持以專書來呈現我自己的研究，因為我做的金融社會學，就台灣[的發展]來講，[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產業社會學，台灣並沒有[打好基礎]，在這個新領域的開展上，還是有很多探索性、原創性的問題要去照顧。我認為還是只能用[專書]……[你]無法用一個簡單的文章來表達對整個專業化社會、產業化社會、金融化社會以後，整個社會的圖像或結構……這個時候我認為專書是絕對必要的。(受訪者 B7)

[不寫專書]的結果就是，大家就比較不去處理比較複雜的議題……那我們在學術上的累積，你就缺乏那些經典，[來]引導整個問題思考的方向，[也缺乏]對問題分析的深入……[知識]就沒有長遠性和持續性，你沒有辦法去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那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因為它的根基不夠(受訪者 B3)

(二) 專書較能容納完整、綿密與多層次的論述

專書的篇幅也較能容許作者去處理層次豐富的議題，從下文 A5 與 B7 的說法中，可看出癥結在於作者需要先充分描述實徵現象，之後才能進一步去反芻、辯證、或詮釋現象所反映的理論意義：

像我最近寫的專書，[它的內容]是台灣的工人怎麼去因應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我考察他們的生命史、他們的工廠生活、家庭生活等。最後回到社會學一個很基本的議題：結構跟行動有什麼關係？你如果在期刊論文[講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是在專書裡面，你可以從這個議題重新思考什麼是結構，什麼

是行動。我在書裡[才能討論結構的力量、特殊樣態、變形等]……這種比較細膩的、多層次的這個東西，大概只有在專書裡面才可以讓你去處理它，期刊是不太可能的。(受訪者 A5)

要把我們關懷的課題講清楚的時候，這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做到的，它可能要用到一個系統的架構，把你所研究的那個社會現象，比如說我對台灣中小企業的現象，它背後承載了什麼樣的社會意義，或網絡的鑲嵌性的意義是什麼，我必須用一本書把它講得很清楚。(受訪者 B7)

此外，某些特定的研究論述如民族誌或田野調查研究，也比較難透過期刊論文來闡述，需要專書才能夠完整並深入地呈現研究成果。

期刊論文的空間格式比較不允許你作深入的探究，但是專書允許……像這樣一本書，當中有很多民族誌，民族誌沒有辦法在短短的期刊裡面[來呈現]。(受訪者 A5)

(三) 專書較能統合既有的研究成就

社會學知識的深化與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既有研究的綜整與評析上，A2 認為專書的寫作規模能讓學者有系統地回顧既有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地的研究發現，這對社會學的本土化與在地知識的能見度都會很有幫助。

我在[專書]寫作的過程中發現，台灣其實包括我自己在內已經有相當多[針對台灣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相關議題]的研究，[但]台灣缺乏這方面的書，我覺得很可惜，台灣學者做了[這麼多]相關研究，但是大家[還是]比較喜歡引用別的國家的，尤其是美國的文獻。我[就是]覺得台灣自己有些做得不錯，而且[文獻]數量也夠，所以我覺得有足夠的文獻可以寫嘛。(受訪者 A2)

(四) 專書較有學術寫作形式創新的可能

A5 指出專書在書寫形式上也有比較大的彈性空間，例如他曾將民族誌的研究發現改成小說的敘事筆調，藉以保護受訪者隱私，但仍能展現分析成果。

我寫完某一章的初稿之後，送回去給報導人看，他看了就說：「不行啊，你

這樣發表之後，我搞不好會丟掉飯碗哪！」如果[這是在寫]期刊論文，你就不能發表了。可是我後來想了一下，因為我是在寫專書，說不定我可以做一些實驗……你說不能寫成民族誌的樣子，那我用小說的方式來寫總可以吧！所以[我的書中]有一節，我把[民族誌的發現部分]全部虛構，變成一篇小說。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書是允許你做一些創新的……可是在期刊論文你沒辦法，[你要]符合那個 format，才有機會被刊出。(受訪者 A5)

(五) 專書較能確立學者個人思想並擴大學術影響力

B2 透過專書寫作來統整自身思想，將原本發散的研究成果整合轉化較具架構與系統性的論述，藉以凸顯個人學術思想。

我陸續寫了很多文章，很散，後來我自己也覺得那樣不是很好……因為都不同議題、不同時期嘛，覺得說應該要找到比較一致的架構跟觀點，把我談的不同時期、不同片段給兜在一起。(受訪者 B2)

而相對於單篇期刊論文，專書較可能成為「經典」，產生長遠影響力，如 A1 指出，他目前被引用最多的學術作品，其實是一本未經同儕審查的專書，他在學界的影響力也都來自該書，並非期刊論文；B3 則認為專書的學術生命比期刊論文長：「單篇期刊論文……產生長遠影響力的機會是低的。專書，它可以是五年、十年，而且十年之後人家還一直在閱讀，那當然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經典的作品。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你希望你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產生比較長遠的影響，基本上你還是要透過專書的方式去呈現。」

(六) 專書能促使學術交流與溝通

B7 與 B8 都指出，相對於期刊論文，專書由於篇章繁複，思考體系也比較龐大，作者在撰寫過程中更需要與其他學者交換意見，切磋討論，這不僅讓專書的內涵更充實，也能促成頻繁與健康的學術交流。

我在讀社會學領域專書的時候，感觸最多的就是這一點，它的學術社群的 dialogue、學術性的討論溝通，是非常非常成熟，這個是在[面對]期刊跟專書

我們沒有去想過的……專書[寫作]要拉很長啊，所以你可能是在這個研討會發表，那個研討會發表，然後才慢慢形成你的思想，然後形成你這一本書的主幹，這個主幹要怎麼把它串連起來，你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很多的支援嘛。我認為這個形式本身就逼著作者要去做比較多的互動、比較多的討論……所以你看[每本書的]acknowledge，它前面絕對是一堆一堆的[感謝對象]，[這反映出]這一本書 formation 的過程，它的發展……那些人給他什麼樣的貢獻、那些人在思想上給它什麼樣的激盪（受訪者 B7）

B5 也指出，能刺激社會學學者交流討論的學術著作，也通常是專書，不是期刊論文。

我在生命中碰到跟我討論學術的人，給我的 feedback 都是看了我的書的人，不管是我寫的，我翻譯的，還是我編的。但是，升等、評鑑、review，都是看期刊論文，那些東西沒有什麼人在看。我很少看到有人在講說：「嘿，老師，你的那一篇 paper 寫得不錯，我來跟你討論一下。」很少！都是在跟我講書。（受訪者 B5）

（七）專書較能影響公共政策

受訪者 A1 與 B6 表示，他們寫書的主要訴求是呈現公共議題，甚至是影響公共論述與政策，換言之，專書論著有時是基於學者公共參與的使命感，與自身的升等或學術獎酬追求無關。社會大眾通常不會去閱讀學術期刊，專書比較可能會影響學術圈以外的讀者。

我寫一些東西就是要給台灣的公眾交代。我們研究中發現的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比如說少子化會影響貧富差距，像這種議題你沒有告訴公眾，公眾就不會知道，因為這些是你研究小圈圈裡的發現……專書本來就是用來作議題的，公共議題的論述，就不是拿來升等，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書要拿來升等，這些都是用來影響公眾的。（受訪者 A1）

二、期刊導向的學術評鑑對社會學造成的負面影響

過去十數年來，台灣的學術評鑑制度高度看重期刊論文，相對貶抑其他形式的學術產出，受訪者認為這個現象已對社會學造成下列的隱憂。

(一) 過度仿效科學的溝通模式造成社會學知識的瑣碎化

B1、B3、B7 均指出，以期刊論文為主要研究產出，是自然科學的學術交流模式。自然科學求新、求快、重視時效的知識生產方式，與社會學追求長期與深遠影響的知識型態大異其趣。另一方面，科學論文的寫作模式與人社領域的論著方式並不完全相同，自然科學論文以簡明扼要、結構一致為美，但社會學論述強調演繹與辯證，論述目標與價值與自然科學論文都有出入。當學術評鑑制度過度傾向期刊論文發表，對社會學的專書論著明顯不利。

這就是自然科學的思維啦，論文越短越好，然後廢話都不用說，把你的答案寫出來就好。就你有一個研究設計，然後你有個結論，中間的什麼過程都省略，只要告訴我材料是什麼、實驗是怎麼做的、結論是什麼……但是社會科學跟人文怎麼是這樣子的呢？都不是啊。(受訪者 B5)

專書是人文社會知識的精華，但是台灣整個自然科學的思維太強了，所以短小、快速、時效，這種[價值]整個支配了我們學術的工作，這種工作完全不適合我們專書的完成。所以[就算有專書寫作的獎勵]也是沒有用的，那個氣氛就是出不來。(受訪者 B5)

B7 憂心在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下，社會學者大幅發表期刊論文而減少專書撰寫，會妨礙鉅型理論的出現。缺乏高瞻遠矚的大理論來引導思想與觀察，就會造成知識瑣碎化，也無法形成明確且有系統的學術思想。

如果你所有的學術工作都投入了期刊的話，我認為這個領域的知識將會變得瑣碎化。就社會學[來說]，沒有 grand theory，就沒有辦法引領這個學門[的知識生產]……現在的評審制度不利於專書的產生，這樣對於台灣的社會學

界來說，在知識累積上其實不是那麼有利。因為每個老師都變得很瑣碎化，都跑去寫一些為了要升等的期刊文章，可是它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思想的整體……每個人變得很瑣碎地在他專業領域寫一些文章，可是兜起來不知道整個人的思想是什麼。(受訪者 B7)

(二) 競逐 SSCI 或 TSSCI 期刊發表會排擠專書與特定研究主題

B6 指出現行的評鑑制度高度看重 SSCI 或 TSSCI 論文，由於這些資料庫只收錄期刊，當然會在學術社群內造成一種鼓勵期刊論文的效果，這對有意從事專書論著的學者非常不利。

社會學者以前主要的學術成果是用專書出版，在這樣一個評鑑制度之下，專書好像就變得沒有被肯定。如果你寫了專書，花了很多力氣，但是[相對於在]國外 SSCI 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反而是得不到太多承認。(受訪者 B6)

此外，社會學期刊收錄於 TSSCI 的數量非常稀少，以 2015 年的收錄名單為例，社會學期刊只有《台灣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學刊》兩種。B6 指出，這是社會學領域自己採取了一個過苛的標準，導致收錄期刊數量稀少。但在學者競逐發表 SSCI 或 TSSCI 期刊的前提下，社會學知識生產就出現限制，某些研究會獲得重視，而某些研究則被排擠。

台灣有 TSSCI，但是社會學界自己好像有一種比較嚴格的品質把關的想法，所以進到 TSSCI 的台灣學刊其實很少……我個人其實也很不以為然，因為我覺得期刊的發表應該有更多的一些園地，讓各種不同的論文可以發表……很多評鑑制度到最後會產生一種篩選的功能，就會偏好某一類的研究，然後會歧視另外一類的研究。(受訪者 B6)

(三) 英文發表不利於社會學知識的本土化

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特別是崇尚 SSCI 論文的作法，也導致學者競逐國際發表，無論是撰寫期刊論文或專書，都變成以英文為首選。A1 與 A3 指出：國內重大學術獎項或獎助通常頒給英文論著。雖然以英文論著能提高台灣研究的能

見度，但也會排擠中文專書的論著。

現在科技部的優秀傑出研究獎，幾乎都是英語出版。去看近五年來的得獎者，幾乎都是發在很好的英語期刊上，或者他們有英語專書……即使大家都相信有學術影響力，[但]這個其實排擠了中文專書的寫作。實際上，傑出研究獎目前幾乎不可能頒給中文專書……[科技部的獎助邏輯是]作品進入英語世界才會擴散出去，他們的邏輯是這樣，所以現在重大獎勵措施對中文書的獎勵不太正面。(受訪者 A1)

我希望以後慢慢的，如中研院的專書獎，會比較沒有「國內」、「國外」的那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在裡面，如果可以慢慢讓國內專書被肯定的話，說不定可以有有些轉變。(受訪者 A3)

A5 另指出，鼓勵英文發表的另一個隱憂，是台灣未來的學者可能必須透過英文才能理解本土的社會學研究，這對社會學的發展與教育，都是非常荒謬與不利的現象。

因為整個是在鼓勵投英文期刊，然後整個評鑑也是這樣子，我說幾個世代之後，假設這個政策非常有效——我認為它有效，因為後面的獎勵都跟著來嘛，而且大家也都遵循這樣的原則。那有沒有想過，就是我們幾代之後，我們台灣的子弟們要了解台灣社會，是要透過英文才能夠了解。(受訪者 A5)

三、專書寫作與出版的困難

目前，社會學學者在從事專書論著時，除了會面臨專書撰述本身耗時費工的問題，還會面臨學術出版市場扞格及評鑑壓力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 學術專書從寫作到出版費神耗時

受訪者 A2、A5、B2 等指出：專書論著的困難程度比單篇期刊高。從架構的設定、章節佈局和遣詞用字等，都耗費心神。其中，論述架構與章節佈局的困難，也反映出專書與期刊論文在論述規模與內容深廣度上的巨大差異。

寫過專書的人就知道，那個導論跟結論跟中間 body 的 chapter 的關係，基本上是不斷在互動的。你更動這一章，馬上會更動到導論或結論，然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彼此又有互動的關係……專書要寫得好，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是「磨」，要一改再改，我剛講，牽一髮而動全身……寫專書就有一點像在打毛線，你這章編完，這章編完了，[結果]你觀點解釋不對，這要重拆，你拆掉之後其他範圍通通要動過。所以，你如果問我說寫專書有什麼心路歷程，最重要是耐力。(受訪者 A5)

多位受訪者 (A5、B1、B2、B3、B6、B7) 也指出專書從孕育到出版所需要的長期時間，對社會學學者是一大挑戰。A5 與 B7 都指出，他們都有花十年以上時間才完成專書的經驗。當學者投入專書論著時，可能就必須面對寫作期間之內自己拿不出研究產出證據的壓力、面對書寫不出來的自我質疑與惶恐，以及日常專業活動對專書寫作所需時間的擠壓。

寫書你要花很多時間，你必須要忍受兩年一篇論文都沒有……[而且]書是有可能寫不出來的啊……寫書需要一個完整的時間，但是我們很難有這樣的時間。(受訪者 B6)

寫書這件事情你需要專心，比如說你要非常有紀律，你每天要花一點時間，或者你每兩天一定要把它推一些，但是台灣的學者外務太多了，這個要插一腳，那個也得插一腳，當然還有[各種]社會運動……還有別的外務嘛，參加委員會啊[等等，這些都不利於專書寫作]。(受訪者 A2)

假如是尋求國際出版，學者必須付出的成就代價就是時間。在知名出版社出版專書動輒需要三、四年以上，以現行國內的學術評鑑或獎酬制度來看，這對資淺學者而言幾乎是無法承受的代價，對資深學者而言，誘因也不高。

美國的大學出版社像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或 UC Press，光是審就要審兩年，那再出版兩年，就四年去了。那當然 reputation 很高，但是它的時間實在太長，大概只有教授受得了，一般的年輕人大概不會去做這種事情。(受訪者 B1)

英文專書要出到 Cambridge 或 Harvard, 人家才給你 30 點的話, 那寫那幹嘛?
你跟[那些]出版商交涉, 少說是四年[的出版時間]。(受訪者 A1)

(二) 學術專書出版與市場的扞格

受訪者指出, 在出版中文學術專書時, 會遇到台灣學術社群小, 學術專書市場小, 專書印量與銷售量也少的問題。

我們真的市場太小, [在]台灣, 像我的書賣得最好的, 一千多本就不錯了, [但]在大陸……我以前有一次就跟人家溝通, 他說他是哲學的, 尼采, 賣得很不好, 賣了七萬本。哈哈! 尼采欸, 還可以賣七萬本。你說台灣的學者多可憐啊……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人喜歡寫專書, 因為沒有 circulation。對不對? 寫一寫, 賣個五、六百本, 實在很小欸。(受訪者 B1)

而如以英文撰述尋求國際出版, 又會面臨台灣在國際上邊緣化以及出版商的商業考量等問題, 學者在尋求出版時, 還得化身為遊說者, 向出版商的選書者推銷自己的作品或商業賣點。

那其實專門談台灣, 說實話, 大出版社對這個興趣都很缺啊, 所以很多人家都直接說: 謝謝你! 不需要, 連草稿都不會看, 連看都不會看, 所以試了很久, 試了二、三十家出版社。(受訪者 B2)

我第一家找的出版社是 A 大學出版社……我聯絡了好多次, 但他們就是不肯回信……第二家找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出版社, 他們社科類的主編有回信給我, 說他看了一下我的專書提案, 覺得很有意思, 在知識上可能會有貢獻什麼, 但最後說, 對他們目前出版社的考量來說, 他用的詞是 “not commercially viable”, 就是商業上做不了。意思就是說: 太冷門、太冷僻, 他們暫不考慮。(受訪者 B4)

你必須告訴他(書系編輯)你的書名、摘要、內容大要、各章安排、整本書的重點, 你必須告訴[他]同類的書有哪些、跟市場上的書有什麼關聯、為什麼你要多寫這本? 你這本書設定的讀者群是誰? ……這本書出版之後, 你覺

得行銷的管道有哪些，哪些學科可能會讀你的書？……有一些還是我忘記的，林林總總。那是一個說服編輯、幫助編輯，把你的東西帶到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去說服的一個過程，那必須要花非常多的功夫。（受訪者 A4）

困難基本上在於去遊說 reviewer……至少要讓人家看得到這是在市場上有貢獻。當然也會問你[這本書]的市場性，包括 University Press 都一樣……國際出版你的競爭者是誰，你的書市場上有沒有其他競爭者，那假如是有競爭者，你的優勢是在哪裡？他會問你一大堆問題，基本上你就要吹噓你的書是有市場的。（受訪者 B1）

（三）現行評鑑制度對專書寫作的壓迫

1. 頻繁調查研究成果的干擾

受訪者 A2、B3、B4、B5 等表示，頻繁的研究產出調查壓力，對於要花長時間論著與出版的專書相當不利，在這種情境下，很多學者會寧可去寫期刊論文，以避免專書論著的風險與壓力。

主流的評鑑方式是短時間，譬如說三個月必須要更新你的學術成果。那如果說你寫一本書要五年，那你五年中間都沒有任何的進展，沒有任何已經發表的東西，那顯然你就沒有辦法去報告那個學術的成果，對不對？這個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受訪者 B3）

A5 與 B3 進一步指出，對致力撰寫專書的學者而言，物質或金錢獎助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誘因，如果能給予一段不受評鑑調查干擾的充分時間，才是比較有幫助的。

我認為單靠外面這種物質的獎勵（註：例如科技部的專書寫作計畫），並沒有辦法去激勵人家去寫專書。所以現在要講的是說，請不要對寫專書的人有太多的干擾，或太多的打擊，這樣就 OK 了。（受訪者 A5）

就是有社會學的人說他是要寫書的，那他可以提出一個要求，就是五年裡面，或者是三年內，他不需要每三個月去更新他的著作……那這樣子的話，他才

有辦法好好寫他的作品，所以[希望]學校跟科技部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受訪者 B3)

2. 學術獎助或積點制度的不合理

受訪者 A1、B2、B4、B6 等均對目前常見的研究獎助或研究表現積點制度提出批判。他們均認為專書論著獲得的酬報，與期刊論文相較之下不成比例，這會造成制度性的壓抑。

還是比期刊論文的誘因差很多¹。你的頂尖期刊論文都還有五萬塊，但是專書……[即使是]國外專書，就算是特優也只有四萬五，感覺上專書好像一個二等公民似的。所以這就反映出來，我們的大學在獎勵制度上面也是把專書當作一個比較次要的目標。所以雖然是有一些獎勵措施……[但]感覺上就是以期刊論文為主，專書的話就是有一點聊勝於無。(受訪者 B6)

通常專書也會計分，但是計分的比例就很低，不成比例。假如你一篇 SSCI 的論文可能算 10 分的話，那專書它可能給你算 15 分之類的，但我們知道寫專書耗費的心力絕對是論文的好多倍，所以它在算分的過程當中，等於是說不鼓勵寫它，因為你寫它等於沒有好處。(受訪者 B4)

事實上，多位受訪者 (A3、B3、B7、B8) 對於將不同性質的學術成果壓縮並換算成量化點數，感到非常不以為然。

重點是這一件事情(註：點數制)本來就不合適，因為把所有的東西都量化。學術的成果，同儕[的評價才]是最關鍵的。學術的東西成為點數，你不去了解它實質的內容、產生的貢獻，這本來就不合理。這是機械化管理所造成的產物……一本書換算成三篇或四篇期刊論文的點數，那不合適……目前大部份換算的方式，都沒有辦法凸顯專書在寫作過程中的困難跟投入的時間。(受訪者 B3)

我是認為[點數制]有一點荒謬，知識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是要回到一個思

¹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獎勵學術著作發表及出版辦法 (103 年 2 月 10 日第 47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2014a)。

想家、一個學者，以社會學門來講，讓每一個老師、研究者看到的是一個整體，然後從整體的思想、知識的發展脈絡，來鼓勵他形成一個氣氛，一個系統就對了（註：意指學術成就的評鑑應該是整體的、全面的、從思想脈絡出發的）。（受訪者 B7）

3. 缺少期刊論文可能大幅削弱獲得研究補助的機會

A2 進一步指出學者在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時，都必須提出近年著作目錄，且申請者的近年研究表現對計畫通過與否影響甚鉅，無成果者通常很難獲得補助。這顯示專書與期刊論文不僅在獎酬回饋上不成比例，投身於專書寫作者，還會在爭取計畫補助上受挫，因此學者寧可撰寫期刊論文。

在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的時候，你過去的研究表現，有時候會佔到 50%，有時候會佔到 30%，看你是新進的，還是有點資歷的。那壓力就很大呀，如果你攤開著作目錄，過去幾年完全沒有任何 paper，心理負擔就是會很重……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氛圍之下，當然就不要寫專書啊……你若要讓自己能夠順利申請到科技部計畫，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會知道寫期刊論文的重要。（受訪者 A2）

4. 專書審查的困難與問題

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導致一個學術專書出版過程中的新增要求，亦即學術專書如果要作為升等之用，必須經過同儕專業審查。這是把期刊論文的出版思維移植到專書出版的作法。然而，受訪者根據他們出書與審書的經驗，指出專書審查在制度上存在若干問題。首先，A2 指出審書時間經常會拖得很長，耽誤學者的規劃；相對而言，A4 指出審書辛勞也遠大於審期刊論文，但審書者的辛勞卻不能轉化成可見的學術貢獻，因此許多人會推卻這份吃力不討好任務。

此外，台灣的社會學領域規模小，在學術主題上，或因同儕稀少或出書的人少，難以找到適合的審查人；反之，也會因為特定主題辨識度高，導致雙盲審查的成效不彰，有時候學術偏見、路線之爭、甚或學者之間的個人恩怨，都會帶來不必要的傷害或出版過程的妨礙。

以台灣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學術社群小，相對應的就是每個領域的人也少，對每個議題可以深入瞭解的人就不多……比較會造成的問題是別人誤讀某些人的東西，那個研究不容易得到一個合適的評價。(受訪者 B8)

有寫專書經驗的人，我認為是比較合適審查專書的人，但是這樣的人不多，這是結構性的難題。(受訪者 A5)

我寫完把我的題目送出去，送到審查人手中，他一看就知道是我寫的啊。所以假如我過去跟他有過節，那他就有上下其手的空間，所以我覺得還會有這樣細緻的差別。(受訪者 B4)

會有同行相忌的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台灣的整個的規模都比較小，你可能都知道誰是寫這個題目，也許這個領域裡面，大家人數都不多，彼此都認識。

那彼此之間呢，可能會有一些猜忌，可能會有一些覺得說我不要讓你的這個東西通過……(受訪者 B6)

專書審查制度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審查結果對出版與否，影響並不大。受訪者 A1、A2、B1 都指出，就情理而言，實在很少專書書稿在審查之後被拒絕出版。A1、B2、B5 等另指出：出版社在幫書稿送審時也可能操作審查程序，在這種狀況下，無論學者或出版者也不見得會認真看待審查意見，徒使審查淪為形式主義。

我們老實講，專書很少被拒絕的……[審查人都理解寫]專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要花很長的時間完成，可能就犧牲你期刊論文的發表。所以一般的審查人，包括我在內，我們在審查專書的時候，事實上都會比較客氣。所謂比較客氣，是我們會提供很多很多的意見，不會馬上拒絕，不會說他寫得太爛，所以他其實通過的機率比期刊論文還高(受訪者 A2)

編輯看好這一本書……也是給友善的 reviewer 去看，至少不會一槍斃命說這本書不要出。所以這很大程度是出版者、編輯和作者合謀出來的一種審查過程。期刊那是……你送進來，他們發給誰是他們的事，你沒有參與權；

專書通常都會商量一下……書籍的 peer review 是出版商跟教授的關係決定

了他們會送給誰 review。(受訪者 A1)

其實審查意見我怎麼回覆，出版社也不是那麼在意，出版社只要那個程序就好，經過審查、蓋個印章，所以其實審查人[會]覺得隨便亂寫「反正你也不在意嘛！」我的感覺是這樣子。(受訪者 B2)

四、對現行制度改善之建議

現行升等與獎勵制度如何改善才能鼓勵社會學學者積極從事專書論著？歸納訪談內容，受訪者提出以下意見：

(一) 提高專書的獎勵比重或不與期刊論文排比比較

如前所述，多位受訪者已指出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對專書論著的成就多半低估，也視積點換算制度為荒謬 (A3、B3、B7、B8)，但在自然科學主導整體學術評鑑的現況下，社會學門恐難掙脫量化評量的枷鎖，亦無法規避點數或計算比例的思維。既然難以規避，B7 認為至少應大幅提高專書獎勵比重：

我是希望改到說專書的比重高一點，因為我們以前給專書最高是 40 分而已，我們現在是希望把規則改掉，就是專書可以拉到 70 分，而不是 40 分，然後跟期刊一樣。(受訪者 B7)

而 A3 則期待看到專書有其獨立的、不與期刊論文相提並論的獎勵制度，如此或可避免期刊論文的排擠。

我覺得獎勵不應該一年一年來做，特別是說專書的，假如有一本[專書]很重要的話，這不受點數的限制，要給特別的獎勵，跟點數無關。要有那種機制的出現。(受訪者 A3)

(二) 建立專書寫作歷程評鑑機制

專書論著需要較長的時間，但任職於研究機構的學者也勢必無法自外於制度性考核，有受訪者便建議依照專書書寫歷程來制定相應的評鑑，在不同的階段施予評鑑；或由學者自訂合理的專書論著進度，依其設定年限來進行考核或補助。

依據專書的[書寫]歷程來制定相應的評鑑的標準，比如說你專書的構想是一個階段、實質的分析是個階段、寫結論是個階段、然後最後把它整合起來是個階段。每個階段遭遇的難題所花時間都不一樣，所以你評鑑的時候應該是：你現在正在構想，那要依據什麼樣的標準來評鑑你的構想？你這個階段是在做資料分析，那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評鑑你的資料分析？……要有一個比較能因應寫專書的實際過程的評鑑流程。(受訪者 A5)

可以請作者擬一個專書大綱，那他告訴我說他可能要寫什麼樣的東西，然後預計多少時候完成……但這樣有一個條件，就是說[學者自己也要信守承諾，按時完成進度]，我覺得這樣子做其實是可以的，而且可以 push 這個學者，他會認真的去[做]。(受訪者 A2)

(三) 建立專業、可信與良善的專書審查制度

在專書審查制度上，受訪者認為無論透過商業或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首要之務應該是先建立起一個專業、具學科代表性與合議精神的審查委員會，讓審查避免流於一人獨斷的結果或淪為形式主義的程序 (A1、A3、A4、B7)。

譬如說你看 Cambridge、MIT、Princeton 任何學校都有它的專書出版審查委員會……所以由中研院、科技部、或是社會學會來做都可以，我們應該要建立跟期刊一樣，就是有一個類似的 group，它是社會學各 subfield 所組成的老師，然後如果有這個新的學術工作者願意來用專書升等或是出版，我們都用這個標準來做一些審查。我認為就是跟期刊一樣就好了呀，因為它沒有什麼兩樣。(受訪者 B7)

第一個要有編輯委員會，要有一個編輯群，是讓人家覺得是夠水準的人去組成的。那這一群人又可以真的是有力氣去找到最適合的審查人……這是一個基本要求。編輯體制和審查體制要健全。(受訪者 A3)

在實質審查上，B4 與 B7 認為專書審查的主編必須善盡溝通職責，且審查應以善意及建設性意見為指導原則。在可行的狀況下，也盡量納入多位審查人，不

要讓審查意見流於一言堂，也讓審查真正成為集體學術對話過程，這些或有助於改善現行的專書審查弊病。

我覺得主編的角色很重要，主編的態度會對審查人的態度有著關鍵性的影響……通常主編會直接告訴你這個期刊或出版社的審查原則是什麼……假如主編可以更主動地要求審查人，盡量用語氣比較和緩的、正面的、建設性的方式給意見，針對學術專書，你盡量針對架構、方向來給意見，不要透過審查過程挑起無謂的爭端……比較合理的審查，大概就是不要只把審查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少數一兩個人的身上，其實我覺得審查可以盡量多採納多方的意見。(受訪者 B4)

知識發展過程中大家的共同貢獻，這一點我是認為是很重要的。所以[讓]更多的團體來審查，意義不全然只是一個審查，其實是促成這樣一個系統的發展，[讓]更多人願意去審查專書，參與一個學者的專書發展過程的思想形成，這是絕對必要的，台灣在這一點太缺乏。(受訪者 B7)

(四) 強化國內學術出版的聲望

A2 和 B2 認為國內應該努力提升大學出版社聲譽，讓某些出版社或書系的能見度與學術聲望都變高，在此發表的學術專書才能獲得較好的認可。A3 也呼籲學界對國內專書出版給予更多肯定，支持的氛圍建立之後，才能鼓勵更多的專書出版。

我們應該要[建立]某些大學出版社或某些學術出版社的 credit……[某大學出版社]很多書系都在好好努力當中，應該慢慢去 build up，你在哪裡出[書]其實是個榮譽。(受訪者 B2)

國內的學界要有信心，自己要有審查的信心，可以去認定在這邊出版好書，這是一個學界的氣氛，要建立起來，因為，[聽到在國外出書]你可能會「哇」——知道在那裡出版會有一定的水準，[但]國內要對自己內部的專書出版體制[也]要有一個判斷的信心出現，不是標準而已，要有信心。(受訪者 A3)

伍、討論

如前文所述，部分受訪者對專書論著面臨的困境，提出建立寫作歷程的監督制度，以及改善專書審查制度與審查品質兩個解方。然而，這兩個想法牽涉到專書寫作這種論述形式以及學術同儕審查的本質問題，本節故提出進一步討論。

一、對「寫作歷程考核」的再反思

由於現行評鑑制度會頻繁地調查學者的發表績效，對寫書的學者造成心理壓力，且也有受訪者（A1）指出科技部人社專書寫作計畫「有獎無懲」，曾有部分學者在計畫結束後未能真的出版專書，所以建議對有意撰寫專書的學者，給予一段充分時間，這段時間之內考核其「過程」而非「成果」（受訪者 A2、A7）。

這個提議似乎能回應機構對學者考核的需求，並能兼顧學者所需要的工作彈性。然而，B7 與 B8 在訪談中也曾指出，社會學的專書寫作，其進度與目標的不確定性會遠比期刊論文要大。

你以一個構想去寫書的時候，你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發現新的東西，那你發現原來[規劃]的時間根本不是那樣子，所以我原來預計兩年，[但]後來在找新的資料的時候，發現新的東西就出來了，所以就一路做下去（註：該受訪者 2006 年申請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次年起執行計畫兩年，但直至 2014 年書才真正出版）（受訪者 B8）

思想的東西很難說那一個特定時間就一定要把它產出，所以我需要更寬厚的時間綜整，所以我比較不想要依賴[科技部的專書寫作計畫]。（受訪者 B7）

換言之，專書寫作是一種深入探索議題的行為，寫作歷程的不確定性與論述方向的變動性，不但合理，而且從鼓勵理論突破的角度來看，甚至是可欲的。但「歷程考核」的概念，其實是要要求申請者將專書寫作切割成穩定且可控管的時間期程與進度項目，與前述的探索性與變動性相互抵觸。因此，評鑑制度是否真能納入歷程考核，相當值得深思。

專書寫作如果需要治學方向與時間的彈性，那麼，當受評學者要求調整研究方向或展延寫作期程，只要在合理的前提下，就應該給予充分的空間，這樣對促成高品質學術專書出現才是有利的。但衍生問題是：機構的審查能否對個人的展延請求作成公正無私的判斷呢？合理與不合理的展延如何判斷？展延時程多久為宜？依據為何？且當審查見解與作者的治學意向抵觸時，前者對後者的治學與寫作行動能否箝制？箝制至何種程度？這種箝制對於學術發展的意義與影響又是什麼？上述皆有待深入思量。

二、對專書審查實踐的再反思

專書審查的問題也相當複雜。前節先歸納了受訪者對專書審查提出的改善方向，然而，訪談資料還透露出更多學術匿名審查的實際效力問題。有受訪者如 B4、B7 等覺得專書審查應向期刊看齊，透過強化編輯委員會與雙盲審查制度，如此或能提高專書審查的效力。但是，台灣的學術社群其實並不大，學者大部分略知同儕的研究領域與關懷主題，在這種狀況下，形式上的雙盲審查是否真的就能獲得公正客觀的審查，令人存疑。更何況在網路發達的今日，任一位學者的研究計畫與寫作計畫，實質上很難完全保密，無論是否申請寫作計畫補助，或是曾經在不同學術場合發表文字或言說內容，都很容易留下公開紀錄。因此，專書審查，甚或所有形式的學術審查，是否仍應迷信雙盲審查，值得深思。

更甚者，許多受訪者也提到他們在匿名審查的狀況下，曾遭遇過的各種負面經驗。例如：審查者可能相當草率不認真（受訪者 B2），或是基於自身的學術立場、意識型態、或個人偏好來要求作者修改內容，但與作者的學術意志衝突（受訪者 A2）。也有審查者罔顧作者的研究命題與問題意識脈絡，質疑作者為何不從其他角度或其他文獻基礎來進行研究（受訪者 B6）。另有受訪者指出，理論性的論文，特別容易遇到審查者把審查當成「比劃」或「過招」的過程，因為「社會學理論的特色就是你要讀很多的書、很多思想，然後寫出東西，但審查人就會透過砍你的過程，來告訴你我讀的書比你多。」（受訪者 B4）。這些狀況都突顯出

匿名或雙盲審查，實際上不見得像理想中那麼公正與客觀，這些值得學界深思。

期刊論文通過審查後才接受出版的運作模式，能否套用在專書出版上，也是一大問題。首先，A1、A2、B1、B5 等都指出，由於專書成稿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審查者的心態通常比期刊論文的審查要來得寬鬆客氣，也因此，國內專書審查罕有拒斥書稿出版者。那麼，專書審查實踐迄今，究竟對學術專書帶來什麼樣的效用？專書審查能夠扮演學術論述的守門角色嗎？專書審查能否對書稿內容產生實質內容的形塑？審查者與作者的意見出現衝突時，如何仲裁？作者對審查意見的回應，是否具有監督與評估的機制？專書審查的作法出現至今，上述問題仍有諸多不明之處。

再者，在期刊的投稿過程中，如果作者因審查結果被拒，就會尋求其他期刊再投，在期刊的選擇上，也有可能降級以求刊出。然而，這對專書書稿的審查並不適用。一來國內的學術出版社數量相當有限，且出版生態也迥異於國際性學術出版，國內的學術出版社能否扮演類似期刊編輯委員會的角色，亦即具有足夠的學術權威來拒斥書稿？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我們能否仰賴國內的學術出版社來擔任專書的守門人角色。

陸、結論

值此，本文已依序探討學術專書對社會學的价值與貢獻，以及當代以期刊為主的評鑑制度對專書論著造成的影響與問題。透過 14 位具有專書論著經驗的社會學學者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專書對社會學的价值與貢獻表現於兩大方面：從學術內涵來看，專書較期刊論文能促成社會學知識的理論發展與本土化、傳遞完整與有系統的論述、統合既有研究，並容許學術書寫的創新可能；就社會影響力來說，專書較期刊論文能突顯學者個人的思想定位並擴大其影響力、較能刺激群體思考並促成社群內學術交流，並且較有可能影響公共政策。而當代期刊導向的學術評鑑對社會學造成的影響，包含過度偏向期刊而造成的知識瑣碎化、因強調 SSCI 與 TSSCI 而排擠專書論著及特定研究主題、競逐英文發表有礙社會學知識

傳承與本土化等。

本文也探討社會學學者在專書寫作與出版上曾遭遇的困難。專書寫作迥異於期刊論文的寫作規模，從構思開始，到研究執行與撰述書寫，無論在篇幅結構或思想形塑上均須投注長期精力，相對於產出較快的期刊論文，時間對專書作者便是極大的壓力。而專書在出版過程中，也會遭遇期刊論文幾乎無須考慮的市場問題，例如出版社基於主題興趣或預期銷售量的出版意願等。而且，現行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對專書論著有諸多干擾與壓抑，例如頻繁的定期研究成果調查造成作者莫大的心理壓力、機構的升等與獎助制度經常低估專書的價值與貢獻、學者在寫書期間因長期無論文產出也會喪失各種研究補助機會等，為了升等或爭取獎助而出版時，在專書審查上也會遭遇審查上的各種問題，例如需要長時間等待、找不到審查人、遭遇到偏頗審查、或是審查流於形式主義等，使專書作者疲於應付審查流程，整體而言，卻不見得能達到改善論述，提升國內學術水準的目的。

面對當前評鑑制度的挑戰，受訪者提出改善專書的獎勵待遇、建立專書寫作歷程評鑑機制、改善專書審查的制度、以及強化國內學術出版服務等建議。其中，研究者針對寫作歷程考核與專書審查兩項進行了較深入的反思，因為寫作歷程的考核是目前未有的概念，而仿效期刊審查制度的專書審查，實踐至今也有諸多問題與疑義，值得進一步思考，以打造更有利專書生產的學術環境。

事實上，期刊導向的評鑑制度，對社會學專書生產造成的抑制效果，可能比人文領域要更嚴重。吳紹群（2010）的研究顯示，人文學者因多以專書升等，因此升等是人文學者從事專書論著的主要動機，但本研究多位受訪者指出他們在升等上不考慮專書寫作，專書寫作的動機比較是基於個人的使命感。期刊論文對社會學而言，價值無庸置疑，但在高度崇尚期刊論文的今日，如何消弭專書生產的制度性障礙，使有志立言的社會學學者能更勇於投入專書論著，需要學術社群共同來關心。

參考文獻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6)。共識與主張：學界不應再使用 T/SSCI 作為評鑑依據。
- 在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頁 vii-ix）。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吳紹群（2010）。臺灣地區人文學學術出版與學術傳播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台北市。
- 孟祥傑(2003年10月21日)。論文篇數台大最多 長庚第5政大排48。聯合報，A6版。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2014a)。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獎勵學術著作發表及出版辦法（103年2月10日第47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2014b)。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103年3月14日第10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郭明政（2006）。以 SSCI 及 TSSCI 為名的學術大屠殺——棄文廢法的文化大革命。在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頁 153-178）。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黃厚銘（2005）。SSCI、TSSCI 與臺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1)，34-44。
- 黃厚銘（2011）。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的理想與現實：以社會學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267-279。
- 黃慕萱、張郁蔚（2006）。人文社會學者學術評鑑指標之探討。圖書資訊學刊，4(1/2)，17-47。
- 葉啟政（2004）。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指標性評鑑迷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6，207-221。

鄧育仁 (2012)。必須走的路—國科會人文處「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3(4), 3-10。

蘇國賢、呂妙芬、章英華、黃寬重 (編) (2013)。學術自主與控管之間：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專業化。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Chodorow, S. (1999). *Specialized scholarly monograph in crisis or how can i get tenure if you won't publish my book?*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Cronin, B., & La Barre, K. (2004). Mickey Mouse and Milton: Book publishing in the humanities. *Learned Publishing*, 17(2), 85-98.

doi:10.1087/095315104322958463

Huang, M. H. (2011). A comparison of three major academic rankings for world universities: From a research evalu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9(1), 1-25. doi:10.6182/jlis.2011.9(1).001

Huang, M. H., & Chang, Y. W. (2008).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utput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From a research evalu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9(11), 1819-1828.

doi:10.1002/asi.20885

Nederhof, A. J. (2006). Bibliometric monitoring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 review. *Scientometrics*, 66(1), 81-100.

doi:10.1007/s11192-006-0007-2

Williams, P., Stevenson, I., Nicholas, D., Watkinson, A., & Rowlands, I. (2009). The role and future of the monograph in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lib Proceedings*, 61(1), 67-82. doi:10.1108/00012530910932294

An Unfair Game: The Dilemmas Posed by Academic Research Evaluation to Sociological Book Writing in Taiwan

Tien-Hsin Chang^a Chi-Shiou Lin^{b*}

Abstract

Scholarly books, or scholarly monographs,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research output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evaluation practices in Taiwan highly emphasize journal articles and have thereby suppressed the production of scholarly books. This study employ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Taiwanese sociologists who had written and published scholarly book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scholarly monograph produ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evaluation culture. Interview topics included the values and contributions of scholarly books to the studies of sociology,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journal-focused research evaluations on the sociology disciplin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ook-writing sociologis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authors discuss on the proposed research review approach that monitors an author's book-writing progres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end-product, as raised in the interview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reliability issues with the pre-publishing anonymous review requirement that has become a mandate for scholarly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Keywords: *Research evaluation, Scholarly monographs, Scholarly writing and publishing, Sociology in Taiwan*

^a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To whom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chishioulin@ntu.edu.tw